

(417-419 On Friday, May 7, ... average Serbs for peace. 6 paragraphs)

5月7日，星期五。在我刚好结束与安南的会议之后，我的行政助理亚历克斯·沃夫告诉我发生了一些事，我最好冷静地坐下来听。“我们也不是很确定”他说“但有线广播新闻网报导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炸毁了在中国在南斯拉夫贝内格莱得的领事馆”。接下来，我们很快确定了这件事，我们的飞行员的确向怀疑是南斯拉夫武器基地的目标建筑投了 B2 炸弹。悲惨的是，目标被错误地设定为与武器基地建筑类似并邻近的中国领事馆。这个致命的错误导致三个中国人丧生，二十几个人受伤。事实上，中国领事馆连续遭到几次空炸，这令中国政府认为这是有计划的故意袭击。我们必须以行动捍卫北约组织军队的声誉，因为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我们会犯如此大的错。

轰炸的第二天，我去参加了一个助手的婚礼，回到家中睡到床上后，我看到新闻里有这样的一个画面，驻北京的美国大使-杰姆斯·撒赛正凝视着被暴动的中国学生由石块击碎的窗户。自从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惨案后，我尤其担心我方工作人员的安全，从床上起身，我尝试打了个紧急电话给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却没能找到他。但我决定即使距离再远我也要想办法解决这件事。我致电约瑟夫·劳斯顿将军，并要求他穿上制服和我一起深夜拜访中国大使。汤姆·匹克林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凯尼·斯力勃也与我们同行。

我与中国大使李肇星在联合国工作时已互相熟识。我告诉他这次空炸事件纯属意外，并深表歉意。我表示体谅他们对遇难同仁的伤痛之情，并对死难者家属表达了我的问候。同时我也表示十分担心美国外交官此时此刻在北京的处境。我实在不希望人们对此事件再有更多的误解。

虽然李大使和我有着不错的私人关系，但在这次事件上，他的态度十分强硬。他要求我在中国电视上就此事正式道歉。摄像机立即对准了我，我简短地表明了态度。当我们一行人准备离开时，一群自称是中国记者的人冲进来堵住了走廊，向我们提出了非常尖锐的问题，例如：我们为什么要炸死他们的同胞.....。因为我的保安人员没被批准进入领馆，那一刻我真担心自己会被挟持。非常幸运的是劳斯顿将军和汤姆匹克林在这种环境下不但非常冷静而且保卫了我的安全。他们挡住了那些所谓的记者朋友，我们终于离开了中国大使馆。

轰炸中国领事馆的事件把世界的焦点暂时从米罗舍维奇有意图的残忍行为转移到我们无意识的错误上来。米罗舍维奇力图借此机会宣称他要把他的一部分军队从科索沃调出来。俄国人为了向我们施压，派特使切尔诺梅尔金前往中国，他一直认为这次误炸是“攻击行动”。莫斯科政局一片混乱，在切尔诺梅尔金去北京的当天，叶利钦撤销了波里马可夫总理的职务。外交部长伊万诺夫得知他没有被撤职的一个礼拜前，我打电话给他，他告诉我叶里钦严责外交部为什么没有及时制止北约的轰炸。叶里钦对外宣称如果空袭不立即停止的话，他将放弃所有的外交努力。

中国领事馆被轰炸的惨剧加上莫斯科的阴谋策划延缓了我们已经建立的外交体系。我们有可能因此而停滞不前。俄国人就有机会分裂北约组织。但即使出了这么大的事，德国的乔什卡·费什还是极力在绿党面前捍卫着联盟的政策；意大利的总理虽然呼吁停止轰炸，但同时也允许他们的空军继续执行北约组织的任务。我主张我方保持耐心并且让切尔诺梅尔金-阿赫蒂萨里(芬兰总统)谈判渠道保持通畅。只要联盟还存在我们就还有时间。我们发现相当数目的塞尔维亚士兵弃营逃跑。在贝尔格莱德反战声浪越来越强烈。空袭不能象以往那样让米罗舍维奇的拥护者团结起来了，取而代之的是塞尔维亚人对和平的渴望。